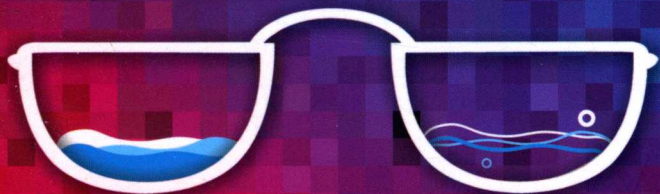


蒙塔巴诺警长
探案系列



变色海岸线

[意大利] 安德烈亚·卡米莱里 著

张莉 译

新华出版社

蒙塔巴诺警长探案系列

变色海岸线

[意] 安德烈亚·卡米莱里 著

张莉 译

IL GIRO DI BOA

Andrea Camilleri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变色海岸线 / (意) 安德烈亚·卡米莱里著; 张莉译.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7.12 (蒙塔巴诺警长探案系列)
ISBN 978-7-5166-3781-4

I. ①变… II. ①安…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318012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6-2578

Il giro di boa by Andrea Camilleri
Copyright © 2003 by Sellerio Editore, Palermo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变色海岸线

[意] 安德烈亚·卡米莱里 著 张莉 译

选题策划: 黄绪国 责任印制: 廖成华
责任编辑: 王金英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新华出版社天猫旗舰店、京东旗舰店及各大网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臻美书装
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30mm × 185mm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8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3781-4
定 价: 36.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充满恶臭和背叛的夜晚。蒙塔巴诺在床上痛得打滚，辗转反侧，迷迷糊糊地眯了一分钟就又突然惊坐起来，而后又躺下。这不是因为他昨晚大快朵颐，吃了太多的水煮小章鱼和沙丁鱼。不，昨晚他连吃晚饭的心情都没有。昨晚，他的胃绞着劲，痛得厉害，一片菜叶都咽不下。自从他在国家电视台的晚间新闻上看到那条消息之后，心情就开始变得阴郁，胃痛也开始了。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溺水偏逢石头砸。后一句是西西里谚语，意思是厄运不断，要把人击垮了。更何况，他已经在狂风暴雨的海面上挣扎漂泊了好几个月，常常感到自己已经快溺死了。那条消息就像一块巨石重重砸向他，砸向他的脑袋，使他万分沮丧，所剩无几的精力几乎要耗尽。

女主播不带一丝感情地做着报道，内容是警方在热那亚举办八国集团（G8）会议期间突击检查迪亚兹学校，而当地公诉机关表示，学校内发现的两枚燃烧弹是警方为证明行动合理性而故意放置的。女主播继续说，这一发现源于另外一件事。行动期间，一名警察声称自己被两名反全球化人士故意刺伤，随后发现他是在撒谎。他制服上的裂口是自己撕破的——只是为了警示人们这

所学校的学生有多恐怖。如今真相浮出水面，当时这些年轻人正在学校里酣睡。听到这则新闻后，蒙塔巴诺在扶手椅中瘫坐良久，他已无法思考，羞愤无比，身体一直在颤抖，连外套都浸湿了。电话响了一次又一次，他甚至没有力气起身去接电话。在政府的严密监视下，媒体依然在这则报道中透露了蛛丝马迹。蒙塔巴诺细想片刻便明白了：热那亚警方正在进行一场非法行动，一次蓄谋已久的冷酷仇杀，捏造虚假证据，以收压制之效。这使他想起了当年法西斯或谢尔巴主政时期的故事。

接着，他理了理思绪，决定去睡觉。他刚起身，电话又响了，真烦人。他条件反射地接起了电话。是利维娅打来的。

“萨尔沃！天啊，打了这么多通电话都没人接！真让人担心！你听不到电话响吗？”

“我听到了，只是不想接。我不知道是你打来的。”

“你刚才在干什么？”

“没干什么。在琢磨我刚看到的新闻。”

“你是指热那亚的那则新闻？”

“嗯。”

“哦。我也看到了，”她顿了一下，“我多希望现在能陪着你啊。我明天搭飞机去你那里怎么样？我们平心静气地谈谈。你觉得呢？”

“利维娅，现在没什么可说的了。这几个月我们已经沟通过很多次了。这回我是认真的。我已经决定了。”

“决定什么？”

“我要辞职。明天我就去找博内蒂·阿德里奇局长提交辞呈。我相信他会乐意的。”

利维娅一时没了回应，蒙塔巴诺还以为电话断线了。

“喂，利维娅？你还在吗？”

“嗯，我在。我觉得你就这样辞职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怎样辞职？”

“你只是因为生气失望。你觉得像是被最信任的人背叛了，所以才想要脱下警服。”

“利维娅，不是我觉得，我就是被背叛了。我现在不是在跟你谈感受。我一向忠于职守，清白廉洁，有诺必行。就是因为这样，我才受人尊敬。这一直是支撑我的信念，你能理解吗？可现在我厌倦了，我觉得一切都很恶心。”

“别这么激动，”利维娅的声音有些颤抖。

但蒙塔巴诺没听到她的话。他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像是从身体里发出的，仿佛怒火要沸腾了。他继续说道：“我从没作过伪证！即使是面对最残忍的罪犯！一次都没有！如果我这样做过，我就跟他们没什么两样了。看到了吧，警察这个职业真脏！你明白发生什么了吗？利维娅？现在突袭学校、作伪证的是一帮愚蠢、暴力的臭条子！处长、副处长、检察官、警长，还道德楷模呢！”

这时候，他才意识到奇怪的声音是利维娅在电话那头啜泣。他做了个深呼吸。

“利维娅？”

“嗯？”

“我爱你。晚安。”

他挂了电话，上床睡觉。充满背叛感的漫漫长夜开始了。



事实上，蒙塔巴诺萎靡不振已经有一段日子了——自从他在电视上看到首相那副样子开始。首相在热那亚的窄街上来回散步、整理花盆、指挥居民们把晾晒出来的内衣移到阳台和窗台上，而内政部长采取了一系列安全措施——这不仅是为了保证八国首脑会议的安全，更是为了应对可能即将爆发的内战。他下令在一些街道入口处竖起铁栅栏、焊死下水道出入口、封闭国境、关闭部分火车站台、建立海上巡逻队，甚至还架起了一组导弹。戒备的意味太明显了，简直像是挑衅，蒙塔巴诺想。接下来，事情就发生了：一名游行示威者被杀，这是意料之中的。但或许最糟糕的是，在一些警察看来，最好的办法是向最和平的示威游行队伍发射催泪弹，而对最暴力的所谓“黑恶组织”置之不理，任其肆意妄为。紧接着就发生了迪亚兹学校突袭丑闻，与其说这是警方的一次行动，不如说是他们滥用权力，仅仅是为了发泄压抑已久的报复欲。



G8会议结束后第三天，论战在意大利风起云涌。这天，蒙塔巴诺上班迟到了。他把车停下，刚下车就看到两个油漆匠正在把警局外面的一面墙刷白。

“啊，头儿，头儿！”看到他进来，坎塔雷拉喊道。“他们昨晚给我们写了很多下流话！”

蒙塔巴诺没听懂，“谁写的？”

“我目前还不知道。”

坎塔雷拉到底在说什么？

“匿名信？”

“不，头儿。不是写在纸上的，写在外面墙上。所以今早法齐奥才把漆匠叫来刷墙。”

到了这时候，蒙塔巴诺才明白油漆匠的事。

“他们在墙上写什么了？”

坎塔雷拉的脸变得通红，言辞闪烁。

“他们用黑色喷漆写了些骂人的话。”

“哦，比如？”

“下贱条子。”坎塔雷拉低着头答道。

“没了？”

“不，警长。他们还写了‘杀人犯’。‘贱人’和‘杀人犯’。”

“这有什么不能说出口的，嗯？”

坎塔雷拉看着他，像是要哭了。

“因为我们这里，从您这样的警长到我这样的小警员，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下贱条子、杀人犯。”

蒙塔巴诺拍拍他的肩膀安慰他，然后走向自己的办公室。坎塔雷拉叫住了他。

“哎呀，警长！我差点忘了。他们还写了‘该死的绿毛龟’。”

哈哈，西西里岛上哪一处涂鸦会漏了“绿毛龟”！这肯定是西西里人。西西里话。蒙塔巴诺刚坐下，米米·奥杰洛就进来了。他非常冷静，脸色轻松平和。

“发生什么事了吗？”他问米米。

“你听说昨晚有人在墙上喷字的事了吗？”

“嗯，法齐奥跟我说了。”

“这对你来说不算事吗？”米米迷惑地看了他一眼。

“你在开玩笑吗？”

“我是认真的。”

“好吧，那你对天发誓，诚实地回答我。你觉得利维娅出轨了吗？”

这次轮到蒙塔巴诺迷惑了。

“你他妈的在说什么？”

“所以你不是绿毛龟。我也不是，贝巴不会背叛我。那么，下一个词：贱人。说真的，有两三个女人用这个词骂过我，我不否认。但我敢打赌没人这么说过你，所以这不是在骂你。还有，杀人犯，算了吧。所以，这算什么？”

“好吧，你可真是俏皮话大师，填字游戏琢磨得真透！”

“等等，萨尔沃。难道这是第一次被别人骂是绿毛龟、贱人和杀人犯吗？”

“这次不一样。这回他们说的是真的。”

“啊，你这么认为？”

“嗯，我这么认为的。我们为什么要在热那亚那样做？已经很多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了。这怎么解释？”

米米看着他，什么都没说，眼皮耷拉着，像是快闭上了。

“不，别这样！”蒙塔巴诺说，“说话，回答我。别这么看着我。”

“行。但我先说明白，我不想存心跟你争吵。懂吗？”

“明白。”

“我知道你在烦什么，这些事情都是在一个你不再信任、公开反对的政府治理下发生的。你认为政客们也脱不了干系。”

“等等，米米，你看过报纸了吗？你看电视新闻了吗？他们已经说过了，或许有些含糊其辞，当时在热那亚指挥室里一群人无所事事：部长、议员，他们都是一个党的。他们总是要求出台法律法规，实际上都是他们的法律、他们的法规。”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有些警察自以为最强大，实际上却是最脆弱的。他们有恃无恐，便肆无忌惮。这就是最好的例子。”

“还会有更糟糕的事情发生吗？”

“当然。或许我们会像舞台上的木偶一样被操纵，被他们当作试验品。”

“试验什么？”

“试验到底谁会反抗。哪些人是忠于他们的，哪些人是反对他们的。不过，还好目前他们的进展并不顺利。”

“呸！”奥杰洛并不相信。

蒙塔巴诺决定换个话题，“贝巴最近怎么样？”

“不太好。她怀孕很辛苦。不能久坐，大多数时间都躺着，不过医生说不用担心。”

※

沿着码头独自走了一公里又一公里，在礁石上坐了一个小时

又一个小时，蒙塔巴诺一直在思考着热那亚的事件。在吃了大概有几百磅炒鹰嘴豆和南瓜子，与利维娅数次彻夜长谈之后，蒙塔巴诺心里的创伤终于开始愈合了。但这时，他又听到了那不勒斯警方做的一件风光事。几名警察将多位政治激进分子从所住医院强行带走，押送至营房拳打脚踢，痛骂不止。涉事警察因此被捕。但让蒙塔巴诺感到沮丧的是其他警察在听到同事被捕之后的反应。一些警察堵住中央警局大楼门口，以示与被捕警察共进退；还有一些人组织了街头示威游行；工会也发起了抗议活动；一名副局长因为在热那亚事件中对摔倒在地游行者的踢了一脚而被那不勒斯人奉为英雄，来到当地时受到热烈欢迎。在热那亚参加 G8 峰会的政客在这次意料之外的（蒙塔巴诺并不觉得很意外）半反叛性质的活动中，以程序不合为由表示支持警察的行动，反对发出逮捕令的法官。蒙塔巴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致，这次他不能再吞下苦果了。一天早上，他刚上班就打电话给蒙特鲁萨警察局局长办公室主任拉特斯博士。半小时后，拉特斯让坎塔雷拉转告他，他可以中午十二点准时去见局长。警局里的人从他每天上班走进办公室的姿态判断他的心情，他们意识到头儿今天心情不太好。所以，蒙塔巴诺从视野开阔的办公桌望出去，发现今天上班的人寥寥无几。整个局里很安静，到处寂静无声。坎塔雷拉在门口站岗，只要有人进来，他就睁开眼，做出一个“嘘”的手势，让来人保持安静。

嘘！所有进到局里的人都像进入了警戒状态。

十点左右，米米·奥杰洛小心翼翼地敲了敲蒙塔巴诺办公室

的门，得到允许后进了办公室，满脸沮丧。蒙塔巴诺看到他这个样子，感到十分担心，“贝巴怎么样了？”

“她很好。我能坐下吗？”

“当然。”

“能抽根烟吗？”

“抽吧，别让人看见。”

奥杰洛点了一根烟，深吸了一口，很久都没有吐出烟圈来。

“吐出来吧，”蒙塔巴诺说，“我批准了。”

米米看着他，很不解。

“是啊，”蒙塔巴诺继续道，“你今早看起来很让人担心。什么小事都要我批准似的。发生什么事了？什么话这么难向我开口？”

“是啊，”奥杰洛说着灭了烟，向后靠着椅背，“萨尔沃，你知道的，我一直觉得你像父亲。”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哪种想法？”

“我是你父亲这个想法啊。如果这是你妈妈跟你说的，那她就是在骗你。我比你大十五岁，咱们说良心话，我十五岁时可没有……”

“萨尔沃，我没说你是我父亲。我是说我把你当作父亲一样。”

“那你就错了。儿子，忘了父亲这事儿吧，那算个屁事。把你想说的赶紧说完，别再烦我了，今天不是什么好日子。”

“你为什么要见博内蒂·阿德里奇局长？”

“谁跟你说的？”

“坎塔雷拉。”

“看我一会儿收拾他。”

“不，你不会的。不然你现在就要收拾我了。是我跟坎塔雷拉说的，如果你要见局长就告诉我。我觉得你早晚要见他。”

“我是警长，见我的上司有什么不正常的吗？”

“萨尔沃，你知道你受不了他的。你讨厌他的臭气。就算你快要死了，如果为你举行最后仪式的神父是他，你也会从床上坐起来，把他踢出房间。有些话我想跟你直说，行吗？”

“你他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你想离开。”

“放个短假对我有好处。”

“你是不想再忍了，萨尔沃。你想辞职。”

“怎么我没权利辞职吗？”蒙塔巴诺大喊道，挪到椅子的边缘，像是马上要跳起来。

可奥杰洛并不害怕。“你随时都有权这样做。但请先让我把话说完。你还记得吗，你说过你怀疑一件事？”

“怀疑什么？”

“热那亚事件是一个承诺庇护相关警察的政治派系蓄意挑起的。记得吗？”

“没忘。”

“好，我只是想告诉你，在左翼政府掌权下，那不勒斯的事就发生在 G8 峰会之前。我们直到最近才知道。对这个事情你怎么

看？”

“事情更糟糕。米米，你以为我没想过这些事情吗？整个事件的进展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严峻。”

“什么意思？”

“这意味着腐败是从警察内部发生的。”

“你今天才发现的吗？你不是读了那么多书吗？如果你想放弃，行啊，放弃吧。但不是现在。你可以因为累了而放弃，因为到了退休年龄而放弃，因为受伤而放弃，因为脑子转不动了而放弃，但绝不是现在。”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种羞辱。”

“对谁的羞辱？”

“对我，或许我是个风流成性的人，但我仍是一个正直的绅士。还有纯洁的坎塔雷拉，精干的法齐奥，维加塔警局里的每一个人。还有博内蒂·阿德里奇局长。是，他是个爱搞形式的蠢货，可内心并不坏。对所有崇拜你的同事和朋友，这都是一种羞辱。对为警察事业工作的绝大多数人，这都是一种羞辱。警局上下若是被流氓把持，他们就无能为力了。你这是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摔门而去。你好好想想。再见。”

米米站起身来，打开门，出去了。十一点半时，蒙塔巴诺命令坎塔雷拉给局长办公室打电话。他跟拉特斯博士说，他不去了，他要讲的事并不重要，一点儿都不重要。

挂掉电话后，他觉得需要呼吸一些新鲜空气，经过总机时，

他对坎塔雷拉说：“快去向警长奥杰洛报告一声。”

坎塔雷拉看着他，就像一只垂头丧气的小狗。

“为什么你想羞辱我，警长？”

羞辱他？所有人都感觉被他羞辱了，但他自己却不容别人羞辱。

※

突然间，他不想在床上多躺一分钟。他一遍又一遍地回想前些天和米米的对话。他没有对利维娅说过自己的决定吗？该做的都已经做了。他侧身看向窗口，一道微光透进来，钟表显示快到六点了。他起身，打开百叶窗。东边，太阳即将升起，光亮从层层叠叠的云层透出来。海面上微风吹过，波光粼粼。他贪婪地呼吸着这空气，感觉到整夜被背叛的烦忧也随着每一口呼吸而点点散尽。他走进厨房，灌满咖啡壶，等着水烧开的空隙推开了阳台的门。

沙滩上，视线所及之处没有一个人、一只动物。蒙塔巴诺连喝了两杯咖啡，穿上泳裤向沙滩走去。沙子潮湿紧实，或许昨夜下过雨。走到水边，他伸出脚探了探。海水比他想象中更凉一些。他小心地往前走，令人战栗的凉意爬上了脊背。“都五十多了，我怎么还总在做这些危险的事情？”他问自己。“或许海水的冰凉会让我的头脑冷静下来，然后打一个星期喷嚏。”

他划动双臂，缓慢地向前游着。海水的味道如此浓烈，像香槟一样刺激着他的嗅觉，他几乎要醉了。蒙塔巴诺一直向前游着，思绪逐渐放空，变得轻松起来，如同机械娃娃一样。突然，左腿

肚一阵抽筋，……一声，翻了个身，在海面上像死人一样漂着。这疼痛如此强烈，令我不禁咬紧牙关。一会儿就会过去的。近两三年，这该死的抽筋来得更频繁了。这意味着他老了吗？他懒洋洋地顺着水流漂荡。疼痛渐渐缓解，他开始仰泳，胳膊向后摆了两下。第二下的时候，他的手打到了什么东西。

犹豫一下，蒙塔巴诺反应过来那是谁脚。有人在他旁边漂浮，而他一直都没发现。

“不好意思，”他赶忙道歉，翻过身来，看向那个人。

然而那人却没有说话，因为他不是像死人一样漂着。他是真的死了。而且，从他的样子来看，应该漂了有一段时间了。

蒙塔巴诺有些慌乱，在尸体周围游着，尽量不划动手臂，避免打到尸体。现在天已经亮了，抽筋也过去了。这个人肯定死了有一段时间，在海上漂浮很久了——因为肉已经不多，只剩下了骨架，头几乎成了骷髅，上面还挂着海藻，看起来像头发一样。右腿就快要与身体脱离。鱼儿的啃食和海水的侵蚀让这个可怜人变成了这副鬼样子。或许他是个漂流者，或许他不是欧洲人，受够了饥饿和失望，想要非法移民碰碰运气，却被一伙无耻的奴隶贩子扔进海里。是的，这具尸体一定漂浮了很远。有可能吗？他漂了这么久却没有一个渔民、一艘船发现他？不可能的。毫无疑问，有人发现了他，但马上拿出了新道德——举个例子，如果你的车子撞了人，你马上逃逸而不是救人。渔民几乎不可能因为尸体这样无用的东西而停留。难道没有渔民发现渔网里有人类尸体就立即抛回海中，以免官方追究？正如一首歌还是一首诗里讲过的那样，这世上已经没有同情心了。恻隐之心、手足情谊、团结协作、尊老爱幼、帮扶病患，这些精神都会和其他道德准则一起——渐渐消逝。

“别再想这些没用的道德了，”蒙塔巴诺对自己说，“还是